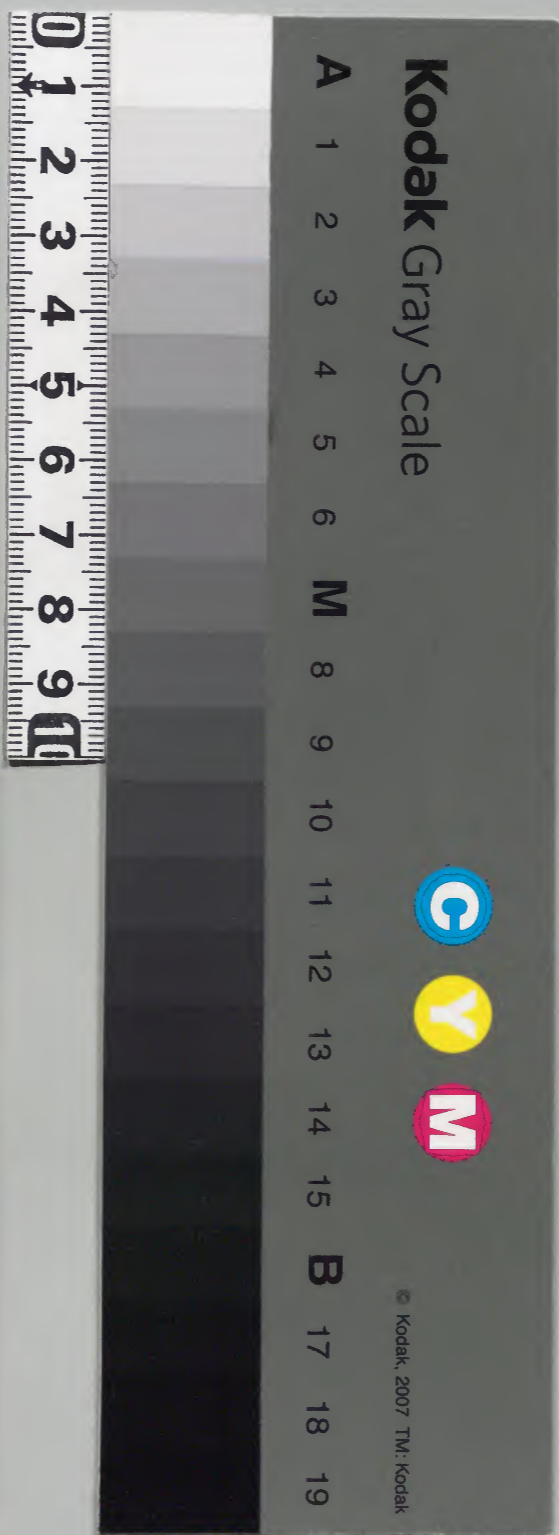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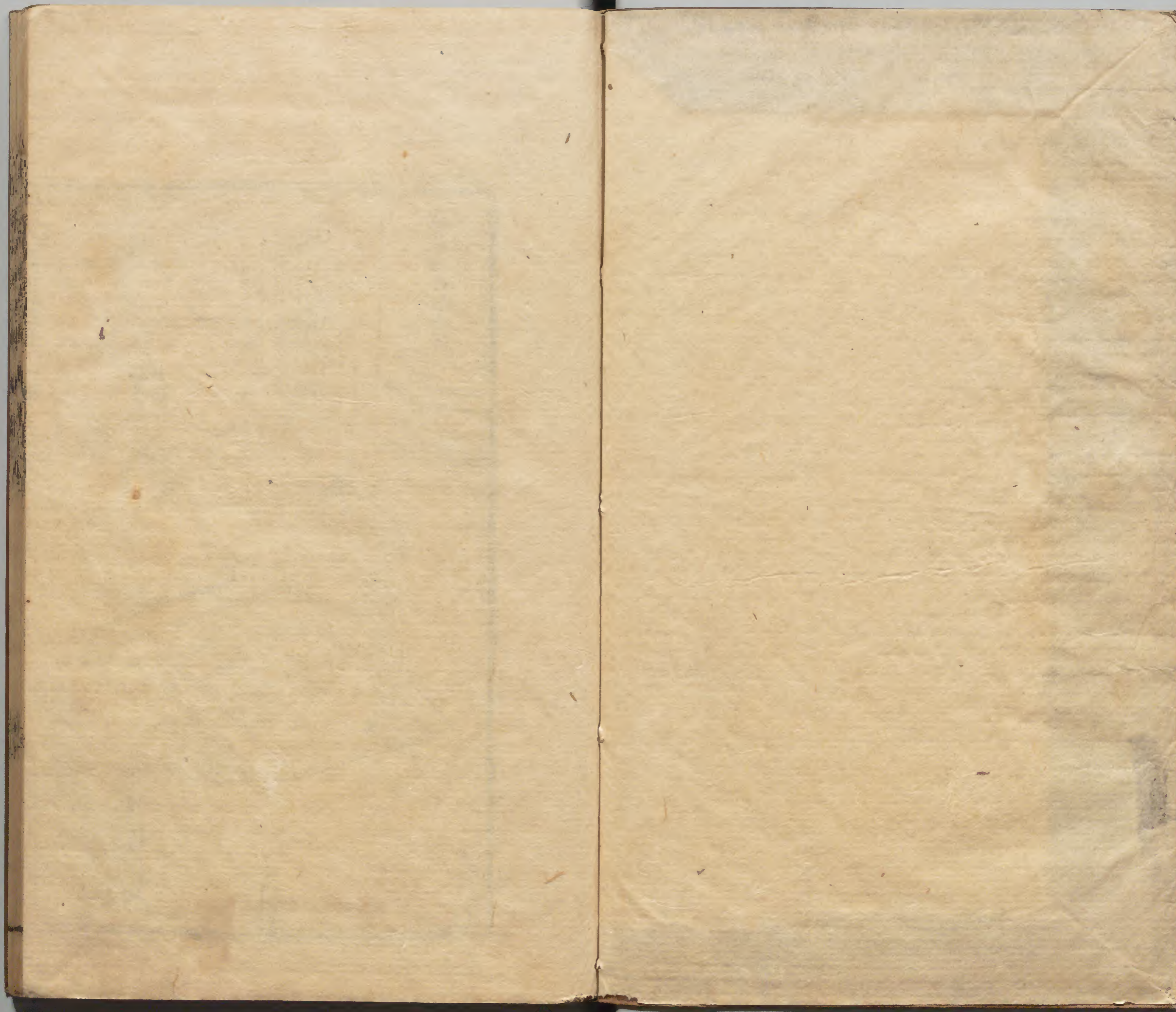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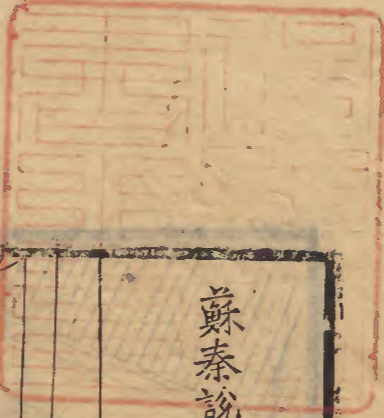
列國志傳

十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6
冊數	12 (11)
函號	附 1 7







蘇秦說六国合從



北平列國志傳

卷二十一



張儀計秦說諸侯



六龍會蘇秦掛印



孟營君養士出関



辰儀說諸侯事秦



相如完璧歸趙



樂毅與兵復仇



田单火牛復齊

范睢脱厠報仇





不幸西遊說秦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一

六龍會蘇秦佩印還鄉

雲間陳繼儒校正

蘇秦歸趙卽以五國所許合從之事告趙侯趙侯大喜卽修契會文書曰

小鎮趙言頓首書上

大國諸侯麾下伏自周綱既解五霸迭興故雖以攻戰吞併爲功然亦以扶傾濟弱爲名夫何桓文去遠世降風漓當今諸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吾每痛恨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天下如太山之安往者秦用商鞅富國強

周記
周室
二守

兵出令函谷恐喝諸侯列國爭先割地以求自安
吾竊料虎狼之秦貪得無厭一旦吞食山東仰吞
周室諸侯地削兵微必然束手受其鞭策此吾又
為列國而痛惜也今有洛陽蘇季子以合從之策
獻與寡人寡人反復以玩其言甚為得計故不自
揣敬于洹水之上設六龍之會敢屈 聖駕面期
交質定立擯秦之策以就從親之謀庶幾列國宗
廟可保萬全伏乞至期不爽足慰愚衷 時周王
顯王三十五年冬十月趙言再拜書
即遣諸使通告列國約在十月朔旦取齊即率群臣

周記
周室
二守

先至洹水築壇布坐以待諸侯不數月齊宣王楚威
王燕文侯魏惠王韓惠王各帶文武陸續而至趙肅
侯延入相見各登盟壇序爵而坐蘇秦歷階而上啓
告諸侯曰公等皆周室諸侯山東大國負強地雄兵
互相馳譽秦固周室牧馬賤夫挾虎狼之威據西京
之險蚕食列郡公等能以北面之禮長事秦乎諸侯
皆曰不願事秦願奉先生明教秦曰合縱併秦之策
往者悉陳于諸公矣今日但當刑白馬歃誓血定盟
書自今以後列國從親結為兄弟以趙為主務期患
難相恤吊賀相通秦攻某國近者出兵助戰遠者發

此平列國志傳

鞍个
白馬
血

兵助威或絕秦之糧道或截秦之救護五國相連如
臂附指屈伸疴癢情切同知如有叛盟故違者許五
國共征之六王皆起曰謹奉教秦遂捧盤請六王歌
血載定誓書六國各收一札然後就宴趙侯告諸侯
曰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宜封高爵俾其往來六國
固結合從方昭孤等殊寵五王皆曰趙侯之言是也
于是諸侯合封蘇秦為從約長掌六國相印金牌寶
劍總轄六國官民又各賜黃金百鎰良馬十乘旌旗
武士擬同王者許其衣錦還鄉然後遊說六國蘇秦
謝恩後人有詩云

三寸舌能安六國

一篇詞可擯孤秦

丈夫得志還閭里

金壁輝煌耀故親

道劫

諸侯宴罷各歸本國蘇秦承六王封賜旗旄千百車
騎馳道前遮後擁冠蓋相續輜重儀仗擬同王者沿
道官負望風迎拜將至洛陽周顯王聞知嘆曰蘇秦
能安六國以併強秦周家之幸也亦遣使賫黃金彩
錦迎勞于郊蘇秦西向謝恩且具表遣使入謝天子
卓馬遂仁和里而進仁和里在洛陽縣即蘇秦所居
之里父母張樂設宴遠迎五十里妻嫂俯伏拜迎于

世情

道傍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乎嫂曰見季子位高

暖看冷

金多耳蘇秦歎曰嗟乎此一人之身貧窮則父母不
子富貴則妻嫂畏懼而况外人乎使吾有洛陽負郭
田二頃安能佩此六國之相印乎遂徒步引父母之
車而歸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秦昔去燕借一
人之百錢為路費今日得富貴當百金命僕逝去償
之趙肅侯命使臣賈詔到洛陽秦命安排香案迎接
使臣詔曰

賞發
可放

嘗謂臣子立輔世之功國家有賞爵之典此古今
之常禮天下之通義也邇者秦王不軌有吞六國
之心丞相多謀行從合群雄之計戰勝犀首大有

奇功無可獎勵以勉將來今加封丞相蘇秦為武
安君其父封為光祿大夫其母封為太夫人其妻
周氏封為賢德夫人兄弟叔伯各給冠帶榮身武
安君速宜就職未可驕遲叩頭謝恩 時周顯王

三十七年 日

秦接罷詔書即日拜辭父母曰今蒙趙王封賜一家
官員恩榮甚大本欲盡孝膝下以樂天年奈王事靡
盥不遑寧處大丈夫既已得志忠孝不能兩全賴有
仲子在堂奉養方且放心吾當赴趙詣闕謝恩以盡
臣子之心父母咸曰此言是也汝可速行就職毋得

可是
炎涼
蘇二

高年號
在

延遲于是蘇秦卽命從者推輪送車望官道進發行
不數日已至(趙)國欠身盡禮入見(趙)王(趙)王曰卿今
遠來有勞跋跣昔寡人封子以武安君職者足以顯
卿之功威否秦對曰諺云家貧求仕觀兵示勇今蒙
封賜小臣名賤才微何足以當此職而大王與臣顯
者欲以示霸他國以爲國家計耳(趙)王聞說大悅曰
卿深知寡人之願也卽賜金花御酒秦頓首謝恩時
(周)顯王三十八年秋九月近臣奏曰禍事已至(趙)王
問曰何如近臣又奏曰忽有邊報稱言(魏)(齊)二國受
(秦)千金及間之計負却前盟合兵四十餘萬屯于夾

縱約
解何

谷山口未知主何意見一路閉隘緊急未能深入望
乞我王早爲定計(趙)王聽罷大驚汗流浹背隨卽召
蘇秦上殿而讓之曰昔者合從結好以擯孤(秦)者起
自寡人也(燕)王先許通好立盟者誠子之功也是以
旣盟之後咸歸于好諸王共立子爲謀主得以遊說
六國使諸侯休兵按甲毋得侵伐數年之間賴以寧
靜今乃一旦(魏)(齊)興兵構怨謀伐寡人卿今遠來必
然預知其事何計可以待之蘇秦一聞王語滿面羞
慚半晌不語乃佯對曰此乃疥癬之疾大王何足掛
意臣管通好于(燕)(燕)王固知強(秦)難與爭鋒仍令臣

說于(齊)楚之間始得六國安寧今則二國妄自稱大
不遵約束輒乃行兵犯界臣想(燕)亦預知其謀先有
敗盟之意欲霸諸侯自料一時未能成事故陰使二
國動兵就于其中取事實乃狐假虎威也可令小卒
探其虛實臣再出使于(燕)牽率(韓)楚(趙)燕之兵先攻
(齊)魏後逐孤(秦)以四服二誰敢不從(齊)魏之輩何能
為用哉王曰善然則將何策以當之秦曰臣自建功
以報大王王請勿疑蘇秦退歸于本府即遣人致書
探問消息月餘之間報捷知(齊)魏此兵非有他意止
是疑兵示強于(秦)而已又數日(燕)國報言既已三盟

通不
蘇秦

別無他音蘇秦見二處俱各無事便欲使(燕)報(齊)脫
為歸計正在沉吟忽然有故人張儀自(魏)而來求謁
蘇秦聞之大驚曰張儀與我同師肄業才高于我十
倍吾以合從儀之連衡每以相反此人見用于時必
破我合從之盟實乃心腹之大患也拒之則不義納
之則損我名譽事在兩難猶豫不決乃從而歎曰我
蒙庸侯賜我武安君一怒而諸侯俱安居而天下
熄豈惧一張儀哉臨期應變自有奇計乃誠門下人
不為通報又使儀不得去者數日儀知蘇秦之計遂
賂數錢門下始為通報引見蘇秦蘇秦降階而接喜

也是
嫂不
會次
麼

日數年潤別渴慕殊甚千里下顧神交氣合可驚可
喜敢問吾第何故一寒如此儀曰自兄分散遇運多
蹇家業彫零破甑土塵欲從事于諸侯恨無人以荐
引回思故舊料不我忘故不遠千里而相投冀商升
斗而見用幸惟不拒感德不忘蘇秦見儀屈身狼狽
令其坐于堂下賜以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
之才能乃令自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
足收也張儀只得含羞謝辭而去止宿于店店主林
公曰君何人也儀曰吾魏張儀也曾與蘇秦同師空
有韜畧奈時乖蹇今聞蘇秦身貴特來上謁欲其念

這个
林公
也是
他孝

舊荐用不料反見辱怒正無去路林公曰良禽擇木
而栖良臣擇主而事戰國之時輕文重武蘇君專事
遊說合從六國身榮名顯目今能若趙者獨秦也子
今意氣揚揚懷才抱德何不以連衡之術而入秦則
必見用于秦酌寬報德在此一舉何愁蘇君之辱怒
哉張儀頓首謝曰非公之語則吾幾乎失計也乃遂
辭林公而入于秦國 潛淵先生讀史有詩讚曰
誰道張儀不足為 時乖未遂豈男兒
他年恢復中原後 著績凌烟更有誰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受學于水濂洞鬼谷

一語
便醒

也有
刺股
的意

先生門下蘇秦自以為不及張儀張儀已學遊說于諸侯者從楚相遊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疑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欲盜吾之璧共執張儀笞掠一百儀雖死不服楚相又與之飲儀罷歸家謂妻曰予讀書萬卷意欲遊說諸侯安知今日受此之辱復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存否其妻笑而答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激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交今蘇秦為相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也張儀乃求謁

于秦云

蘇秦知張儀已往秦國即命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勿與同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得用而能納秦者獨張儀可耳然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而辱之以激其人秦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人稍稍逆就之奉以車馬金帛所欲用為看取給而弗告張儀不日至秦不知入秦以後何如

批 連衡之術獻于秦儀之相矣
張儀計秦遊說諸侯

陽為
先容

却說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降階迎接儀曰久
仰高名無由以會今得先生以臨天教秦國復興當
救民於水火之中致君子堯舜之化秦國望先生久
矣寡人愚魯得賜教之實為萬幸也儀對曰臣智術
短淺非敢當此但欲大王伸大義于天下儀得效其
尺寸耳惠王曰周室傾頽王綱解紐自戰國以來豪
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計欲恢復中原爭奈
未得其人蘇秦小輩顧乃遊說六國合從諸侯以擯
孤秦先生博覽之士有何妙策與孤等之儀曰大王
東有函嶠山西有巴蜀南有巫山北有胡貉四塞之

不笑
口吻

過
算得

固國富民殷誠乃天府之國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大王既王室之冒信義著于四海攬召英
雄保其險阻賂以千金反間敗其盟約內修正理俟
其有變則命上將從而征伐先以攻韓次以挾梁
百姓各簞食壺漿以迎王帥韓梁一為王有六國隨
卽旋踵而能併也誠如是則霸業可成天下亦能一
統矣惠王拱手而謝之曰先生之言如雷灌耳使寡
人撥雲仰面以覩青天但恨力未及耳卽封儀為客
卿與其謨謀帷幄終日議論天下之事另撥一府與
儀居住時常供送物件飲食待之甚厚蘇秦舍人乃

心語

一朝
權在
手

辭而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也蘇君憂秦伐趙恐先生
 敗從約以為當時憂君莫能得秦之柄故威怒君使
臣陰奉給君之資乃是蘇君
之計謀也今君已用請以歸報張儀
曰嗟手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乃蘇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幾言蘇君之時儀何敢
 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平舍人歸而報秦曰張儀得
 志于秦蘇君曰張儀既相秦必敗吾合從之盟為趙
 苦也 月軒先生讀史至此作詩曰
 二子緣無負郭田之田相隨遊說業相連
 後來心事成冰炭之田彼此縱橫各一篇之田

伐楚
寡端

時蘇秦在趙自以天下無敵偶值齊魏屯兵谷口謀
 伐趙故始知張儀入秦行千金反間之計又被肅侯
 之讓大有慙色乃詐言父死脫身奔喪去趙于是從
 約漸解及趙使至秦張儀聞之大喜曰蘇秦去位吾
 無憂矣張儀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耐睚眦之怨
 必報未遇之時曾被楚相以盜璧之由答一百此耻
 如何可雪乃對惠王曰臣初到秦未有寸功不敢妄
 動三軍暫停數月先作文檄遣使逝至楚國示以威
 武唬其來降然後興兵攻韓伐魏此以餌釣魚之計
 也望聖鑒惠土曰孤之願也儀作檄命使即逝至楚

早知今日

國楚相召入拆其書讀之曰
嘗謂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燁然為邦家之光
昭然為太平之象觀國家之盛衰每于賢才之有
無驗之而善類之福亦且隨矣嗟夫憶昔當年從
飲豈知肉眼無瞳不職親賢乃楚相獸心人面反
遭咎捷是張儀運蹇時乖目今秦王親賢遠奸寬
仁納諫豈如楚相奸雄無義心自狐疑當日疑偷
亡璧之珍今日腰堅守城池之地不日發兵臨楚
界須要瓦解冰消今奉尺書早達楚相否則倒戈
拜降梟首謝罪止全楚地以免生民之塗炭文檄

到日乞照不宣

周赧王三年秋九月

日征楚中軍大謀主張儀

書

果然

楚相讀罷大驚曰吾楚苦也言罷不覺墜地氣絕身
亡使者歸報張儀知楚相自死次日入朝見秦惠王
奏曰臣今願往六國遊說諸侯以敗從約之盟使六
國各歸于秦必矣若無此能則誓不復秦惠王見奏
曰孤平生之願遂矣命光祿官賜儀御酒金花車馬
親送出城郭 月軒先生讀史作詩曰

遭辱隣邦怨未休

誓將遊說顯諸侯

相齊空有連衡計

只為身謀不為周

時周赧王四年春三月張儀引十數從人高車駟馬行至(楚國)王召叙君臣禮畢賜綉墩與坐王曰客卿至此必有益于(楚)耶張儀對曰非也欲辨從約之盟而已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臣有鄙語敢陳王前夫自三皇五帝開天立極以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且休說遠昔武王以子牙為師起義兵成八百年之基業始以同姓繼以同功俱得受封各侯一國傳至于今不幸奸雄並起宇宙瓜分強以勝弱大以吞小今六國不顧(秦)得天時地利人和

說楚散縱

不格

概之

三者為先而聽蘇秦合從其欲擯(秦)無以異于驅群羊而攻猛虎則不敢與其敵其理明矣臣特為王思之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有燒眉之急然(秦)以為言者獨以(楚)耳大王若閉關而絕(齊)不與盟約請獻商於之地廣廣六百餘里望乞大王聖鑒王曰善哉言乎金石之論也寡人許以事(秦)為上煩先生善為致辭以達(秦)王儀即拜辭而去王賜以金帛車馬命使送出(楚)地張儀喜不自勝徘徊顧盼遂令車馬依次而行不數日已至(韓)國遣人進拜畢竟後事如何 鼎油灑涕儀行恨哉

張儀遊說諸侯事秦

却說韓王謂群臣曰張儀至韓何也下大夫司馬子文進曰此是秦惠王吞餌之計故遣張儀爲說客韓王問子文當以何答之子文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勇士一千人各執利物在手從宮門前直擺到殿上却喚張儀入見勿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搖唇鼓舌欺君慢上之事卽當烹之看其人如何韓王從其言置油鼎中命武士擺列兩邊各執軍器却召張儀入見儀整齊衣冠隨引進入到宮門下看時兩行武士

批說

威風凜凜各執剛刀大斧長戟利劍直擺到殿階下張儀已知其意並無懼色引至殿前見鼎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儀微笑而已引至殿前張儀長揖不拜韓王交捲起御簾大喝張儀是何等匹夫不拜何也張儀昂然對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韓王轉怒曰汝不自料掉三寸之舌來說吾也汝便是子牙再生管仲復出亦不能動吾萬之一也可速身入油鼎張儀大笑曰人皆以韓多賢誰想懼一張儀也韓王怒曰吾何懼汝匹夫耶儀曰旣不惧張儀何愁來說爾等也韓王曰汝欲效蘇秦作說客耶令吾絕

多
差不

五國而向秦。是否儀曰：吾是秦一儒生，特為汝韓國利害而來。何故陳兵設鼎于宮殿前，以惧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也！韓王被張儀一議，叱退左右武士，賜坐而問之曰：以秦之利害，六國之便益，若何？先生勿憚剖露。儀曰：大王肯與秦和，肯與六國和？韓王曰：孤誠願與秦和，親然恐五國相挾，不自全耳。儀曰：大王命世之英，白起、孟賁、烏獲一時之傑，欲攻不服之國，大王但以合從之盟為實，則無以異。垂千鈞十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必領百萬勢，若羸豨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若

不升
怎麼

事秦而攻楚，以全韓國，生靈亦免塗炭也。願大王宜細思之。臣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樞衣下殿，欲望油鼎內跳。韓王急命左右扯之，請入後殿，待以賓客之禮。韓王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欲事秦，先生肯主之乎？儀曰：今早欲烹小臣，乃大王也。今又欲使小臣，亦大王也。大王尚自狐疑未定，何能取信于天下乎？韓王曰：孤之不明，願先生教之。于是韓王留張儀住數日。韓王問于群臣曰：今張儀來，韓不辱君命，豈無一人入秦以報之乎？子良曰：須得一親人可矣。王即使子良同太子敬彌入秦為質。

張弼

為要

求通和好

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詩讚曰

合從六國未為奇

秦用連衡破魏齊

妙算鬼神應莫測

令人千載說張儀

韓王即賜張儀黃金百斤車馬千駟以為行路之贖
 張儀拜謝一面申報秦王隨即奔臨淄而來迺運之
 間已至齊國近臣奏曰今有張儀事秦奉使于楚說
 楚連和敗盟再至於韓挾韓太子敬弼入質今又使
 齊亦欲效作韓楚之說以解從約休與入見王曰有
 事來見何以絕之宜入看其言可則從之不可則違
 之就借彼口回奏達知有何不可隨即宣入張儀拜

嚴齊

舞已畢王問曰先生此來必有事故儀曰臣仰大王
 天威故不避斧鉞之誅特來告大王合從之事近者
 蘇秦詭術以從約者固六國之利也臣以為六國之
 弱實以難支於秦何也秦師動以百萬挾天子以令
 諸侯戰將謀士不計其數六國今乃不自忖量糾合
 衆兵與秦鬪智角力譬如燕雀雖衆咫尺之飛一鵠
 冲霄扶搖萬里正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大王恃齊
 蔽于三晉地廣兵強雖有百秦無奈之何臣請為王
 辨之今齊楚通好結為兄弟之國唇齒之邦韓獻宜
 陽太子入質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

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以攻齊。他時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未知聖鑒若何。齊王意思昔者太王避狄勾踐事吳。此二人後來俱成大業。只得許以事秦為上。儀乃拜而辭去。靜軒先生讀此有感。讚詩云。

戰國合從讒二載。

于戈便舉陷生靈。

張儀一說齊韓服。

從此秦王霸業成。

張儀與數十從人喜氣揚揚。月餘之間行至趙國。時張儀名聞內外。趙王知儀元與蘇秦同事鬼谷。乃令人召其來見。儀入見趙王。施禮畢。趙王問曰。客卿世之高士。自遠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儀曰。非敢為

屈辱 鼓舌

利。特以辨說盟約之弊而已。王曰。何以言之。儀曰。伏自建侯以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夫何戰國之甚。干戈不息。強併弱。大吞小。皆由君德衰微。人心離散。不識時勢。以至如是。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大王威行于山東。衆所知也。今楚與秦為兄弟之國。唇齒之邦。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譬如斷右臂而與人鬪。決不能勝也。且又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否。趙王曰。先生將何策。代孤拒之。儀曰。臣為大王籌。莫若與秦王面約。常為兄弟之國。唇齒之邦。方得

國家無事。臣非欲為哺啜以覓小利而來實為社稷計。趙王曰：昔者孤之不明，致書立約，使諸侯合從，是以構怨于秦。孤知難與其爭鋒者久矣，欲伸通好之義，奈未得其人。今得先生一至，使趙重于九鼎，大呂一准，先生之命從儀，乃辭趙王而歸，非至燕國，燕王召入以禮待之。燕王曰：客卿至此，欲來作說客乎？儀曰：非敢為說，特為陳辨利害而已。不知大王肯容納否？王曰：既非遊說，止為辨別其事，何所不容？儀曰：大王肯與六國和乎？肯與事秦乎？王曰：六國和者，盟之實也；安有事秦之理哉？儀曰：臣敢為王言之。夫為國

妙品
議論

長秦
志氣

者先以修齊治平為本次，在識時勢也。今秦國論其文，則有許祿、子車、仲衡之輩，謀謀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論其武，則烏獲、白起、賁育之徒，戰則必勝，攻則必取。所向無有不捷，况兼山川之固，兵甲之利，足食足兵，燕之城低，豪淺地瘦，人貧兵不滿萬，將未有名而不事秦者，臣以為王之不智也。王曰：寡人事秦，則五國連兵共伐寡人，以一何以抵其五哉？儀曰：目今韓、趙獻地，齊、楚諧親，而大王尚自迷執，不知臣恐六國以王為孤注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响响相樂，自以為安矣。灶突灾火，棟宇將焚，燕雀省顏

比六
國相
執榮

不變不知禍將及也。今大王不悟秦強則禍必及于已。可以人而同燕雀乎。秦與甲兵以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所有也。王曰先生之言金石之論。寡人願獻常山之尾。五城求和。先生以為可否。儀曰以小事大。順天應人。焉有不可之理。王即立割地文券一紙。金幣十車。以為進質之禮。遣使隨儀入秦。儀即拜辭歸。見惠王呈上文券。金帛。惠王大喜曰。六國合從。寡人深慮。今得吾子之力。數日而盟約即解。子有大功于秦。使寡人之計成矣。即擢張儀為參謀之職。總督軍國重事。得專征伐。位居大夫之

上而解散從約。不知後來如何。高季廸讀史題儀秦詩云。二子全操七國權。朝談從合暮衛連。

天公早為生民計。各與城南二頃田。

批 三寸舌為安國割

孟嘗君養士出關

張儀既散。六國從約。歸報秦王不在話下。且說齊國子孟嘗君田文。乃宣王庶弟田嬰之子。田嬰受湣王之封。為薛邑大夫。有子四十人。而孟嘗君最少。其母懷孕五月而生。既長大。身長十尺。田嬰惡之。曰此子長與門齊。將不利于父母。孟嘗君曰。人生在世。受命于

受命于門乎若是受命于天大人勿憂也若是
父曰大人用事而相齎至今已久矣齊國不見有所
益而滕下之私家富累萬金吾恐於理有所未宜也
於是田嬰遂愛孟嘗君而立為世子使接賓客而賓
客日衆名聞于諸侯田嬰卒田文嗣為薛邑大夫而
號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諸侯之賓客及有罪之
人而逃去者于是天下之士皆歸于孟嘗君秦人馮
驩聞孟嘗君養士而至齊見之孟嘗君置馮驩于館
驛使吏待之孟嘗君問驛吏曰客何言驛吏曰馮先

生甚貧惟有一劍每彈其劍歌曰

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主人不顧兮。竟何如。賢士遠
遊兮。徒奔趨。作歌寫情兮。衷曲舒。

孟嘗君遂以馮驩遷之幸舍使人以魚待之孟嘗君
又問舍人曰客何言舍人曰馮先生既食魚別無所
言惟彈其劍歌曰

長鋏歸來兮。出無車。主人不知兮。長嗟吁。賢士遠
遊兮。聞名譽。作歌寫情兮。情有餘。

孟嘗君遂于驩而與之車馬居其年孟嘗君為齊丞
相而門下之士有三千人其間多有為竊盜而犯罪

可肉亦

何不
安步
兩車

先伏
雞鳴
狗盜
在裏

逃來者人皆笑孟嘗君養士之濫而不加簡擇且所
入有限而不足以供賓客之費用使其家衆馮驩放
錢與薛邑之人而納其息其借錢者多不能還又至
費用不敷乃使馮驩催趨馮驩至薛邑多釀酒買肥
牛而殺牛置酒以召諸借銀之會飲于庭而能還者
與不能還者皆至庭飲酒酒醉乃出其借約逐名呼
之完者不言不完者將借約焚之遂告之曰孟嘗君
所借錢與民以民無錢用也所以使之納利者所以
資之奉賓客也而今惟置酒一會又不計較且將借
約焚之有君如此負之不可孟嘗君聞馮驩焚約召

子母
錢

而義

而責之曰彼民不還錢先生趨逼先生既以牛酒召
其會飲而又將借約焚之不亦過乎如先生所行而
文之費用愈至不足也馮驩曰驩不召其會飲則還
者不還者不能一一盡知富者貧者不能一一盡識
驩既知之驩既識之則彼必不數年而無有不還無
有不富矣後之五年而民果皆還果皆富而孟嘗君
之費用有餘此固足以見其為養士之報也後秦國
楚國見齊國相孟嘗君而國勢日甚乃各使人毀孟
嘗君於齊王曰名高者不甘于居人之下權重者恒
樂于任已之為今孟嘗君名高于君權重于國必不

三千
卷在

能善于其後也。齊王因奏楚之毀遂廢孟嘗君為庶人。諸客皆去。而馮驩獨謂孟嘗君曰：大丈夫于世，但患無能不患無用。驩今還秦國而薦君于秦王。秦王必使人來迎君，而齊王有不復重乎君哉？馮驩遂西還於秦國。而說秦王曰：今天下之遊士，馮軾結軻而西入秦者，無有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軾結軻而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是秦與齊相為雌雄之國也。勢不兩雄，而惟雄者能得天下。秦王遂跪于馮驩之前，曰：請教何如，乃可以為雄而不為雌？馮驩曰：王亦曾知齊王之廢孟嘗君否乎？秦王曰：聞之矣。馮驩曰：

使齊雄于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必然。齊怨齊必背齊而入秦，則齊國之機謀盡露之于秦，而齊國之地可得而取也。又豈獨為雄而已哉？大王可急命使者載幣發書，陰迎孟嘗君來秦。不可失時，而使齊國覺悟也。秦王大喜，乃具黃金百鎰為書，而使行人卜通遂以車十乘迎孟嘗君。

書曰：西秦王羸其謹再拜奉書于大邦相孟嘗君。足下竊以天下明君必擇臣而資天下，良臣必擇君而仕。足下之德既高出于群倫，齊王之心何大昏于眾口，以忠為佞，以直為奸。

鶚薦九空。惟患無三秋之健。翮搏萬里。殆將展一日之修翎。區區久懷翹仰之私。深寓同朝之願。茲者謹具菲儀。於筐篚聊表寸忱。謹緘尺楮于封函。畧申鄙意。幸膏爾車。而抹爾馬。速走來旌。惟臨我國。而造我朝。顯觀降旆。大用之思。切切至祈之語。諄諄不宣。惟台照。

大周赧王十一年十月十一日謹具

馮驩又啓奏王曰。臣請先行以道達大王之意。而使其必來。度乎可也。馮驩先至齊。而乃說齊王曰。天下之遊士。馮軾結軻而東入齊者。無有不欲強齊而弱

危言

秦。馮軾結軻而西入秦者。無有不欲強秦而弱齊。夫秦之與齊。相爲雌雄者久矣。勢不兩雄。臣竊聞秦王遣使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臣恐孟嘗君既西入於秦。則天下歸秦。秦爲雄而齊爲雌。則臨淄卽墨之地危矣。大王何不先秦使之未至。而復相孟嘗君。益與之邑。以謝前者誤聽毀言之謗。孟嘗君復相。則秦雖強。豈可以迎人之利而用之哉。王曰。言善。乃先使幸臣。吾王用卑禮厚幣。迎至而復其相位。且益之以千戶之邑。秦之使者至。聞孟嘗君已復相齊。而歸報秦王曰。孟嘗君已復相齊矣。不數年。秦王又遣

聲價
擢高

行人下通賚黃金百鎰與書一通以車十乘而迎孟嘗君

嘗君

書曰西秦

王羸

某

謹再拜奉書于

大邦櫛孟嘗君足下竊以后之非賢固無以降其治賢之非后亦無以大其施故夢卜求賢切切于傳說稼平事亟倦倦于禹稷某也。不自揣尺書已奉于昔年足下雖未臨寸衷猶存于今日幸念渴仰之心於斯為至毋勞罔辭之語於此或施諒高明必欲效伊尹之儔思愚下固當成唐虞之治幸毋遐棄俯賜慨然不宣

大周赧王十六年六月初六日謹具

孟嘗君以秦王之迎至再至三不可不往于是而別齊至秦而以狐白裘為質秦王遂拜之以為相國居未久而秦之奸人白武曾以為孟嘗君之客而孟嘗君見其言語詭邪行狀陰險不甚禮貌之白懷怨恨而返秦秦王以嬖幸錢黨之荐使人侍衛左右見秦以孟嘗君為相乃譖之於秦王曰臣昔在齊亦嘗客於孟嘗君之門下今至秦而大王立之為相臣不勝之喜即具酒餼以賀之孟嘗君留臣飲酒彼此皆醉而孟嘗君告臣曰齊王待我甚厚大王迎之再三不來意有不美來而輔佐必要先齊而後秦縱使秦國

為齊國所併然後不負齊王之大恩感于無窮者也。
秦王遂大怒曰。此篡亂之種。存有此心。而惟欲為其
篡亂之國。謀事寡人。不知乃常。常以為賢。而再三迎
來。立為國相。幾乎壞我大事也。喝令左右囚之。將欲
殺之。孟嘗君以百金買秦王奶婆賈阿張入宮。密求
秦王愛妃媚姬解秦王之怒。而釋其囚。媚姬曰。妾聞
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價值千金。天下無二。願得其裘。
即為解釋。孟嘗君只有一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矣。客
有能為狗盜者。鄭戎即夜扮作狗入秦庫中。盜出狐
白裘。而獻之于媚姬。秦王入宮。嬖言之于秦王曰。天

又結
山雙

下有不幸之君子。亦有至奸之小人。我聞孟嘗君君
子人也。王迎而相之。彼白武者。真是一小人。有怨于
孟嘗君。而譖之王。豈可信小人。譖言而遂壞于君子
乎。秦王升殿。而命左右。乃釋孟嘗君之囚。孟嘗君既
得出囚中。遂將前馳。驛過關之符驗。改其姓名曰。姜
武。盡力疾趨。夜至函谷關。宿關法雞鳴。出客秦王既
釋孟嘗君之囚。隨即悔之。命左右追之。追者將至而
雞尚未鳴。客有能為雞鳴者。謝寇假作雞鳴。而関之
前後群雞皆鳴。関吏遂出客。孟嘗君得出關。而歸齊。
凡此以見其養士之報也。君子讀史有詩云。

不須
如此

孟嘗養士已多年。

恩義人人本性天。

雖然狗盜雞鳴者。

函谷關中亦顯然。

批 狗盜鴉鳴潛渡關

子噲傳位子之。

却說燕國姬姓。乃召公奭之所封也。三十餘世。傳至子噲。有一大臣。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臙肥肉重。面濶口方。手掉飛燕。走如飛馬。淮西人也。姓子名之。見任丞相之職。爵居一品。為天子之股肱。權總百官。為朝廷之耳目。廟堂寵任。朝野聞名。威振六邦。才兼文武。常有欺罔之心。子噲受其制挾。結連黨伍。敗壞朝綱。

是誰
股肱

禍

勅賞封爵。聽其裁處。子噲每慮有此佞臣。觀其動靜。常有篡國之心。旦夕侍立左右。懼之如坐針氈。滿朝文武。盡其爪牙。更無一人與朕分憂。仗義討賊。國勢之危。如此不如。以位傳與子之。免遭弒逆之苦。一日升殿。乃謂群臣曰。寡人即位以來。七國爭雄。征戰之秋。強以併弱。大以吞小。寡人年踰七十。有五實已老耄。倦於政事。太子懦弱。難以治國。欲效堯舜之道。將江山社稷。傳位與丞相子之。汝諸大臣。以為何如。纔方道罷。諛得滿朝文武。汗流沾背。緘默無言。獨有太子在傍。奏曰。父王所言。大合道理。爭奈盤古以來。惟

點綴 屏聲

五帝官天下。至三王。即家天下。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子承父位。正也。臣即君位。逆也。今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生亂之道也。况天下者。亦是大事。願父王思之。子噲怒曰。腐兒無知。敢以言語傷我。汝有何德。以居大位。願以父子之情。不可加誅。即喝令左右。武士趕出。郡外不容在國。太子仰天嘆曰。吾死無葬身之地矣。未知在于何日。無道昏君。離開骨肉。絕義疎恩。大位輕以付人。不久禍必臨身。想昔晉文公出奔外國。後能成其霸業。只得暫出避難。以圖後計。於是含淚而出。奔往他國。

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詩嘆曰

太子纒離國。君臣一日休。乾坤成畫餅。

江水自空流。

這个 旗國

當時上大夫孫操聞知此事。大驚。即具表入朝。至次日。燕王升殿。文武班齊。孫操出班奏事。小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有短章。冒奏天顏。願我王察焉。其表曰。蓋聞天之生民。作之君。作之師。立君所以治民。立師所以敷教。人生日月之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者。各有一定之理而已。君臣之間。義同父子。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况我王太子。仁孝日彰。可為民望。况子之有何德。行將國何。以傳于

批語列國志傳卷之十一
他人乎願王詔歸太子於本國戮子之于市朝以
免諸侯與兵問罪則誠群君之幸亦國家之大幸
也伏乞我王聖鑒

燕王覽罷諫表大怒曰匹夫肉眼無瞳不識時務吾
意決矣汝勿多言魯堯讓位於舜舜讓位於禹吾今
傳位於子之有何不可若再諫者腰斬孫操大罵子
之賊臣焉敢篡國故違道理鄰國聞知使汝性命難
留怎保社稷而享富貴子之大怒喝令武士擒下孫
操梟首示衆却有下大夫鹿毛壽出班奏曰不可方
今齊國正強孫操之子孫臧况且在水簾洞鬼谷處

世守
謂

苦勸
謂

日演兵機夜謀姜呂六韜三畧况兼部將驍雄若斬
孫操其子孫臧得知歸齊借兵報仇誰敢出敵願大
王權將孫操囚之却說孫操囚于獄中修書一封密
遣門下人送至水簾洞與孫子得知時孫子接得却
是父書拆而讀之曰

自子離齊之後周遊列國避名隱跡父在燕國燕
王昏魅倦于政治子之權重挾其篡弒將太子趕
於外郡以大位傳與子之吾諫不聽被子之囚吾
于獄性命旦夕難保汝可歸齊借兵速救如若遲
延則父子不能相見矣父孫操書

仗義
之奉

孫子看畢大哭罵曰無道昏君屈陷吾父稍有疎虞則吾難免不孝之罪於是即整行裝飢食渴飲夜住曉行行不數日至齊入見齊王曰燕國之王子噲讓位子相子之趕逐太子顧乃為臣拘囚吾父孫操大王知否齊王曰齊燕乃唇齒之邦通達不絕安有不知之理每欲興師伐罪猶恐構怨諸侯有背洹水之盟列國相率攻齊則齊國危矣是以遲疑不決孫子曰大王錯矣夫亂臣賊子天神共怒人人得而誅之况我王乎自今從約又解燕之君臣無義父子無恩人心惟散國中大亂國王霸業在此一舉大王與一

旗鼓
一新

旅之師以討賊為名打入燕境誅其君而弔其民一以代臣取父復仇二以掠其土地如拾芥耳齊王大喜即令孫子仍為軍師職居丞相之右定計伐燕次令章子領兵元帥操練三軍袁達為先鋒李牧獨孤陳為副將大發精兵二十萬次日即離齊地行兵之次但見悲風動地殺氣騰空劍戟森嚴明閃閃青天飛雪旌旗繚繞暗沉沉白晝如昏人銜枚馬結尾急煎煎星移電走弓上弦刀出鞘礮呵呵鬼哭神愁旗門下立幾個雕頭綉體捲拳髮落腮鬚長長大攀不倒的壯漢將臺下坐幾個銅肝鉄胆胡羊鼻銅鈴

軍容

眼凶凶，狠狠生得醜的將軍，大者鉞，小者斧，般般盡會長的鎗短的劍，件件皆能坐下。如玄武真君鎮非極，面前只少一面七星旗，立起似季天王上聖降，凡間手裏只少一個降魔杵。是時金鼓震動，天關人如猛虎馬似飛龍，一路關隘俱無攔截，勢如破竹而行。不數日，大兵已至燕地。易水下寨，孫子遣卒遞戰書報與子之，子之即時開讀，其書曰：

臆聞仁義禮智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舜禹非有德之君，桀紂豈不仁之主，皆由亂臣賊子害義辜恩。今子之行逆天之謀，子噲越為臣之禮。

氣豪
胆壯

逐太子於外國，囚吾父于獄中，冠履倒置，人倫失序。神天恐怒，人人得而誅之。今吾王命，權旌掌節，腰懸金印，特賜鉄鉞，領有雄兵四十萬，名將一千，負旌旗蔽日，劍戟如霜，水陸並進，船騎兼行，前臨易水下寨，先擒無道昏君，次醢逆臣，安民定衆，早奉璽獻城，免至生靈受苦。齊國大軍師孫臆書。

子之覽罷大驚，謂群臣曰：今齊兵已至易水下寨，誰可領兵出敵？有左大夫鹿毛壽出班奏曰：齊用章子有萬夫不當之勇，孫子軍師有鬼神不測之機，足智

纂述
公行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十一
多謀。豈可輕敵。願我王御駕親征。方可收服孫子。子之依奏。遂令左大夫鹿毛壽為元帥。市被為先鋒。燕龍燕虎為左右副將。燕彪為保駕大將軍。即發精兵十萬。直到易水平地。相對下寨。忽有哨馬報燕兵已至。易水下寨。孫子次日引眾將出陣。于野。孫子勒馬立于門旗下。遙望燕國兵對陣開處。見當先出馬一員大將。頭戴一頂朝天鳳盔。身穿絳纓袍。耀日水晶凱甲。腰懸水磨斬妖劍。手持丈八長鎗。燕國華陰人也。姓市名被。威風凜凜。指孫子而言曰。吾國與汝自來無仇。何故興兵來犯吾境。言未了。齊陣上撞出一

前

頁猛將。頭戴一頂曜日金盔。身穿白錦袍。光明凱甲。腰懸打將鉄鞭。手持萱花月斧。齊國鴈門馬邑人也。姓袁名達。面如重棗。體若奔狼。烈火之性。高聲大罵。篡國逆臣。早早出降退位。以還太子。放出孫操。免至生靈受苦。子之聞言大怒。親出答曰。燕王老耄。倦于政事。太子懦弱。不能治國。是以將位傳之于我。法古為治。欲效堯舜之化。非有篡弒之心。孫操豎子。不遵約束。辱罵朝廷。却有欺君之罪。是以囚之。况乃各為其國。爾等無名小將。何故興兵犯上。正猶飛蟲滅火。自損其身。羊入虎口。百命無遺。子之言未了。袁達出

宋故
也
新

馬搦戰子之命市被出迎。兩馬相攻，雙鎗並舉，戰至二十餘合，勝負未分。燕將石丁拍馬助戰，齊陣上獨孤陳接住。兩對陣前，廝殺獨孤陳大敗而走。石丁追趕，看看趕上，被獨孤陳用拖刀之計，斬於馬下。齊兵掩殺一陣，燕兵大敗，走入城內，堅守不出。孫子傳令眾軍朝夕攻城，却說燕王謂群臣曰：齊兵困城甚急，何計可退？大夫鹿毛壽出班奏曰：齊兵驍勇，又兼孫子足智多謀，難與為敵。我王可修國書一封，即遣使命往秦、魏、韓、趙四國求救，許以割地相酬，則危可解。子之允奏，遂修書遣使，假粧商人藏書出城求救去。

不是
先世
土地
割也
拊得

訖齊兵攻城半月不下。燕兵又不出戰，孫子令眾軍辱罵不息，激起燕將市被摩拳擦掌，怒髮冲冠，領却精兵三千出城放過吊橋陣前，搦戰孫子。陳兵于野親自立馬於門旗下，高聲叫曰：來將莫非市將軍否？被曰：既識吾名，何得無狀之甚？孫子曰：吾有片言汝等靜聽。蓋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烏尚如此，何況人乎？子噲乃塚中枯骨，狗彘不如。子之篡國之賊尸位，朽木將軍世之英傑，國家梁棟，固乃屈身事之。縱有大功，亦以貽笑外國。有污高名，事在危惡之際，見机而作棄燕歸齊，不失封侯之職。愚迷不省。

挫進城池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將軍宜細思之市被
聽罷孫子之言似夢初覺如醉初醒遂下馬降于孫
子大開城門卽引齊兵入城子之聞知驚慌無措齊
兵殺人朝內先擒子之來見孫子孫子厲聲叱曰你
這匹夫屈陷忠臣分離骨肉皆因逆賊亂國篡位罪
惡盈天喝令群刀斧手醢爲肉醬衆軍各賜食之移
時綁燕王噲至孫子罵曰老賊鼠竊之輩狗彘不如
常人求其富貴而不可得汝却不能安于正位以重
器輕付于人趕逐太子顧乃爲臣可耻之甚構怨諸
侯禍起蕭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欲車裂汝尸

于市以謝天下顧以君侯大義始饒極刑難免一死
隨令武士推出斬之傳首號令四門袁達急向獄內
救出孫操父子相見放聲大哭父曰不得吾兒則老
命休矣又令章子殺入宮庭擄掠嬪妃綉女盡收庫
內珍寶洗蕩燕宮六宮化爲芳草地四苑變作爭戰場
當時燕國止存太子文武群臣不殺其百姓有命者
赴寨投降死者尸橫暴露卽收燕國降書并地理圖
令將下狗各郡定限十日俱要降服數日之間各郡
盡來獻印拜降裝載金寶數車班師而還果然鞭敲
金甃响人唱凱歌還麗泉先生觀此詠詩嘆曰

孫子行兵天下奇
等閑欲傲唐虞事

燕王讓位甚痴迷
千古令人笑子之

又一絕云

子噲為臣自古無
移時禍起蕭牆內

豈知天意有榮枯
萬姓歌歡滿道途

孫子引大軍將近齊城宣王排駕遠接出三十里孫子望見齊王慌忙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燕國使主上旦夕懷憂臣之罪也齊王扶起隨駕而回設太平筵宴重賞二軍齊王遂問上大夫孟子曰今燕國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何如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王曰今燕國求救諸侯則何以處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知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燕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于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聽孟子默思而語齊不納賢人之諫置為臣而去齊王曰大賢去國寡人之過也

批 治則進亂則退賢者必矣

孫子埋名隱跡

易水不流

周赧王三年春三月齊宣王偶值一病不起遂托孤於大臣數日而殂國臣立其太子法章登位號湣王湣王荒于酒色不治國事納國姑爲妃國媵爲后群臣諫者加以極刑孫子見帝偏聽讒言恐有一日禍臨不測自思全身遠害之計暗出齊城潛身歸于雲夢山中修真養性埋名隱跡滿城之人跟尋不知去向從人報與齊王齊王曰寡人無福不得此人侍於左右以授教矣且說燕國群臣立太子平爲君是爲昭王昭王卽位滿朝文武盡皆山呼萬歲拜舞禮畢昭王封孫操爲上大夫封鹿毛壽爲下大夫衆官各

加一級昭王廣施仁政納諫如流輕納糧稅重賞三軍大宴群臣各各謝恩出朝卽位數月仍復爭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昭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其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矣負其馬骨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以千金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一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疋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曰然遂于是卜日擇地築黃金臺于城南

至今稱金臺

之陽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先以郭隗而師
事之拜為上卿遂出黃榜招賢納士却有齊國鄒衍
趙國劇辛二人聞之燕國招賢納士二人遂同行至
燕城外果有招賢文榜看畢遂揭其榜使人奏曰
今有二賢士揭榜來投本國王曰宣其人至殿禮畢
王問曰卿千里而來有利于吾國乎請聞其說二人
曰小臣齊國人氏姓鄒名衍臣乃趙國人也姓劇名
幸今聞大王出榜招納賢士欲與先王報仇臣等不
佞直效死以助力王大喜曰謹奉教遂封鄒衍為上
大夫劇辛為中大夫同任國政二人謝恩受職燕王

論著五德之運

以黃金臺招賢納士不數月天下賢士皆遠而來
胡曾先生有詩云

此乘良馬到燕然

北地何人復禮賢

欲問昭王何處所

黃金臺上草連天

徐景山先生有黃金臺賦

春秋之世

戰國之燕

爰自召公

啓土于前

傳世至今

已多歷年

慕唐虞之高風

思揖

遜于政權

援子之以倒持

流齊宣之三延

昭王嗣世

發憤求賢

築崇臺于此地

置于

金於其巔

以招夫卓犖持奇之士

與之共國

句七
典實

鍾簾
如故

而雪冤 于是始至郭隗 終延鄒劇 或贏糧
 景從于青齊之郭 或聞命星馳于趙魏之邑
 智者獻其謀 勇者效其力 故儲積殷富士卒
 樂從 結援四國 報仇強敵 談笑取勝 長
 驅逐非 寶器轉于臨淄 遺種歸于苜蓿 汶
 皇植於薊丘 故粵返于磨室 內以摠先世之
 宿憤 外以褫強齊之戰魄 使堂堂大燕之勢
 重九鼎而安盤石 乃知士為國之金寶 乃寶
 世之長物 將士重於珪璋 視金輕於沙礫
 惟昭王之賢稱 重千載于一日 是宜當時見

與傳
而貴
士

之而欣羨 後世聞之而嘆息 居者被其寵光
 過者想其遺跡 因酌古以寓情 惜臺平而事
 實

却說樂毅者魏樂羊氏之後也賢而好學受業于黃
 伯揚之門精通六法熟諳兵機每自比於管子欲與
 之儔一日喟然歎曰吾有此經濟之才何其時之不
 遇而人之不我知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揚名
 於天下固其宜也當今亂世枉尺而直尋者衣紫腰
 金膠柱而調瑟者簞瓢陋巷與其藏珍而待價孰若
 出仕以求榮懷才抱德而待明君得以展其驥足顯

異奇

親揚名生平之願足矣仰瞻天文遙觀將星昏昧無
賢佐主遂乃辭師下山負劔囊琴涉水登山飢飡渴
飲夜住曉行不一日行至齊國之近臣奏曰外有
賢士特來見主王令宣進通名拜舞禮畢王乃問曰
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有何妙策以利吾國毅對曰毅
乃鄙人非敢為佞特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而已大王
之所問者利小臣則不敢當此但素懷富國強兵之
術濟世安民之策荐賢除佞濟弱扶傾是其志也臣
雖不才得侍于王左右願施犬馬之力時齊王荒于
酒色閉塞賢路又見毅有凜凜之威侃侃之言忠義

拒士
資敵

便見
用武
之地

之氣見於詞已若加重用必有忠諫逆耳之謀乃佯
言曰我托先君盛德立齊為上國今則太平何用征
夫先生暫退旅館待與群臣商議可以來聘樂毅面
有熱色乃辭出朝嘆曰無道昏君不足與謀此非立
身之處異日寸進得伸大志先以破齊為始隨卽收
拾行裝離却齊國數日之間至於魏境見其山列翠
屏水涵銀鏡真乃魏國山河之美也麗泉有詩云
翠屏銀鏡勢參差
忽見飛泉豁所思
魏國山河名手筆
難題却憶古人期
毅至魏國城內館于魏王嬖人公孫罕者因嬖人得

以引見魏王魏王宣毅入見拜舞已畢魏王知樂毅
之來意乃問之曰先生來自山線代谷千有餘里所
至非一日也其來遠奔必有甚經世濟俗之策以教
於寡人乎毅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君子
之所取也然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士之處世
若錐處於囊中其未立見使臣得處囊中乃脫穎而
出非特末見而已臣之初年嘗受業於異人得兵書
數卷演而習之上可以呼風喚雨中可以役鬼驅神
下可以爲國牧民大則可以圖王伯業小則可以全
身遠害若夫經天緯地之才則臣非所能也王曰先

生之志則大矣但寡人國小不足以行先生之事矣
管者寡人東敗于齊孫子之手斬却駙馬龐涓擄却
太子死於鋒鏑西喪鄢陵之地七百餘里南辱於楚
國勢衰微先生任用得何策果能張大其國無敵于
天下寡人之願也毅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湯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非狄怨曰偃我后后來其無蘇今大王地有千里之
餘其所入者足以供國需惟在乎廣施仁政卑禮厚
幣以聚天下英豪兵多將衆廣積儲糧勢壓太山臣
領一旅之師先伐於齊次伐於燕何愁六國不服魏

王大喜遂用樂毅封為大夫之職時毅居于魏國日
往月來倏忽數月見魏王息却軍旅之事猶有慢意
遂有去國之心又聞燕昭王廣布仁德屈身下士築
黃金臺以招賢士欲伐齊以報仇自思吾先至齊國
潛王失政將吾不用方始至魏今魏王達而不決不
足與謀不如投入燕國佐昭王興兵滅齊有何不可
遂乃棄魏潛身入燕燕昭王在黃金臺上設宴禮待
郭隗鄒衍辛劇之輩酒至三巡門使奏曰今有一賢
士自魏而來王曰宣至臺下禮畢昭王問曰久仰大
名無由得會今得一見如撥雲霧而觀日矣然燕國

臣亦
釋主

衰弱受人之敵先人受齊之耻衆所咸知先生懷才
抱德之士有何妙策可以張大孤之國乎毅對曰臣
見大王之所言者意在復仇也據臣之見事猶反掌
之易王曰計將安出毅曰先君受齊耻辱者皆因喪
德以至如是凡人君天下者要在上合天意下順民
心而已大王若躬行仁政於天下薄其稅歛省其刑
罰則民心歸服號令嚴肅賞罰分明則軍心畏服將
得其人與諸士卒同其甘苦則勇而效死矣量入為
出裁省冗費積之數年則國富矣此四者俱備加以
仁政布于天下若有惡難民之助于王者有若子弟

設九
賓

此詩列國志傳卷之六
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雖欲禦之不可得也今齊
湣王無道荒于酒色苦虐其民人心離散大王往而
征之則齊民皆引領而望大王救于水火之中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王師一出輦食壺漿以迎王師何愁
仇之不復耻之不雪哉昭王大悅遂封毅為亞卿之
職任以國政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及舊一班文武官
員並皆重用又以黃金百斤蜀錦千匹賜與群之賢
依次而贈以下各各分等領賜於是殺牛宰馬大賞
士卒開倉賑濟百姓人心大悅昭王欲將城內有名
之田宅分賜諸臣樂毅諫曰昔者霍去病以匈奴未

報怨
於齊

收拾
人心

滅將士安用為家何況今日國仇未報不可求安也
須待天下都定六國安寧然後各還鄉里歸耕本土
乃其宜耳燕國人民初遭兵火田宅皆可還歸本姓
令其復業方可令出赴役自然懽心不宜奪之于私
恩也昭王聞之大喜使鄒衍定擬刑法鄒衍頗重刑
法郭隗曰昔湯王治世恩德尚及于禽雀願先生寬
省法以慰民望鄒衍曰君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昔秦
朝用人商鞅酷法萬民皆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湯
武寬仁可以弘濟今燕國閭弱自其父以來有屢世
恩文法凌替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

道盡廢矣凡人寵之以位極則賤順之以恩令則竭
以致喪國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
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知為治之道
於斯明矣凡為政者要識時務也郭隗拜伏自此軍
民安息燕國地面分兵按察悉皆平寧路不拾遺時
周赧王三十年丙子七月下旬燕昭王升殿謂群臣
曰昔齊率其民衆以殘我國夷我宗廟國為墟墟燕
之與齊不共戴天之仇幸賴群臣扶孤身即位以來
身不安席口不甘味上事群公下撫百姓願與齊戰
於濟西之野以雪先王之耻况今齊國滅宗地廣于

援擗轂
聞

里驕矜強暴天地不容卿等計將安出有大夫鄒衍
出班奏口樂毅精古今兵畧之方明進退孤虛之策
左背右賢之相能合天下于一家望大王捧轂拜毅
為師東向伐齊易如翻掌燕王聞之大喜遂問樂毅
曰寡人意欲伐齊雪先君之耻鄒衍舉卿總督軍馬
若何毅答曰文官武將皆大王故舊之臣也毅年幼
不才不當其職恐負所托昭王曰鄒衍保卿孤亦素
知卿德今拜汝為大都督卿勿推辭毅曰倘文武不
服如何昭王取所佩寶劔賜之曰如不遵令者先斬
後奏毅曰臣受恩已久固不敢辭大王來日聚文武

推目
將軍

百官以賜之鄒衍曰古之命大將者必當築壇會衆以白旄黃鉞印兵符囑曰闔之內者寡人主之闔之外者將軍主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遵此理選日築壇拜樂毅為大都督假之以節則衆皆服矣昭王乃命連夜築壇三日完備大會百官請毅登壇加為平西招討北燕大都督假節鉞賜以寶劔印綬令掌六十四州兼淮隴諸路軍馬毅領命訖下壇昭王撥孫龍孫虎為護帳軍馬比及未行之際先已遣劇辛伍仲二人為使奉獻金帛約魏秦韓趙之君近則許以割地相酬遠則惟以金帛致意借兵圍齊

將用
命列
因合
謀

以分其勢志在復仇至是報言秦遣白起助兵二十萬趙遣廉頗助兵一十萬魏遣畢昌助兵二十萬韓遣張奢助兵二十萬四國之兵共計六十萬約會河西之界燕王大喜隨即令樂毅總督調遣軍馬劇辛副之揆石丙為先鋒許貴黃貴在帳前各領三千軍馬為左右護衛鄒衍為叅軍孫龍為都救應留郭隗監國燕王御駕親征提大軍四十萬共合四國之兵一百餘萬燕王命水陸並進船騎双行浩浩蕩蕩殺奔齊國前到倉州二十里下寨不知勝負何如

猛將
如雲

批 千金買駿有大弓得力

燕昭王伐齊報仇

却說倉州節度使柳金龍聽知燕王親提大軍一百萬戰將一千員勢若太山人皆失色膽喪心驚不敢出戰尋夜走至景州見太守劉元獻具說燕王與兵喪胆侵境之事劉元獻曰食君之祿終君之事臣子之職也兵來將對刀來斧敵大丈夫以馬革裹尸死於疆場足矣豈肯束手受戮乎遂與金龍引兵二萬出敵燕將石丙出馬三人戰不數合元獻金龍大敗走入齊城毅會四國之兵前至連陽縣下住寨遣使報與齊王齊王升殿聚集文武群臣忽有柳金龍劉元獻

二人入告齊王曰今燕國拜樂毅為元帥約會秦趙韓魏四國之兵一百餘萬來共伐齊倉州景州打破一路關隘勢如破竹臣等不能抵敵臣該萬死望乞我王聖鑒早為定計齊王聞言唬得汗流沾背手足無措謂群臣曰燕兵侵伐我境卿等有何高見鄒文簡曰臣食君祿久矣並無報效願捨殘軀出迎敵戰齊王大喜即封鄒文簡為元帥齊東為先鋒淳于坤子簡為左右護衛親提大軍三十萬出城前至黃山一百十里之地下住寨鄒文簡與齊東共議進兵之策齊東曰燕兵遠來利在速戰可宜堅守營壘不

與之戰却令一驍將抄於東北陳谷而出掠其糧料旬月之間軍必疲困遠遁因而擊之必擒樂毅置于麾下矣文簡曰燕兵不識地利况是以逸待勞來日可嚴整隊伍大展旌旗用一奇計而伏之燕兵不戰而自退也於是當晚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進兵務要隊伍整齊人馬威猛旗幡金鼓各依次序當日使人先下戰書次早兩軍相近列成陣勢于黃山之前燕兵望見對陣齊兵甚是雄壯三通鼓已罷文簡乘馬而出上手是齊東下手淳于坤兩箇先鋒押住陣脚探子出軍前請主將對陣打話燕兵陣中門旗

淨
洪玉

開處石丙杜昭分左右而出各持兵器立於兩傍次後燕將一對對分立在門旗影裏中央擁出一員大將樂毅乘曰馬殺出猶如天神之狀望見對陣三小麾蓋問左右曰此何人也荅曰認旗上中央紅鬚老者乃是鄒文簡上首是先鋒齊東下首是護衛淳于坤毅曰老賊此來死期至矣於是勒馬挺出陣外謂齊陣主將打話文簡亦縱馬出曰來將莫非樂將軍否毅曰既識吾名何不早早束手投降與觀待死尚敢與兵拒敵乎文簡荅曰久聞將軍大德今幸一會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與此無名之兵耶樂毅曰吾

好不
緊急
還要
叙寒
溫

今奉詔討賊復仇雪耻何爲無名文簡曰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天命歸有德之人此必然之理也向自威烈以來天下爭衡人人稱霸強者虎吞於天下弱者入貢以稱臣爾昔子噲君臣禽獸之輩宗社有壘卯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吾之先王掃清六合席捲八方萬里傾心四方仰德是以從而伐之正當其理實乃天命所歸也况亂臣賊子諸國人人得而誅之况我齊乎嗣君應天順人以膺大統以臨大邦豈非天心合人意乎今將軍蘊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子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乎豈不聞順天者存

辭令亦善

逆天者亡。今我大齊帶甲百萬。良將干員。量汝約連四國之兵。人心不一。可速倒戈卸甲。以禮來歸。不失封侯之位。愚迷不省。教你羝羊觸藩。進退兩難。樂毅在馬上大笑曰。吾以汝爲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言也。昔吾燕先君禪位。欲效唐虞之治。蓋因天運循環。有泰有否。偶中爾齊國。豎子之計。皆是朝堂朽木。爲官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徒。紛紛秉政。致使夷城宗廟。宮室坵墟。痛入骨髓。誠不共戴天之仇。何況汝主昏君。以國姑爲妃。國姨爲后。荒于酒色。閉塞賢路。罪不容誅。傾國之人。思食其肉。今燕新君嗣位。建築

對說
不輸

黃金臺。卑禮厚幣。以招天下。賢士從之者。如歸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咸稱明主。目今國富兵強。操練有方。乃天之有意。與其復仇于齊也。吾今仗義興師。汝既爲尸位之臣。只可全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於軍伍之前。妄稱天數耶。汝這匹夫。少刻歸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見齊之先王乎。誅此無名賊將。割雞焉用牛刀。隨喚石丙。手挺仙花銅斧。直殺奔陣去。齊陣淳于坤。挺槍出敵。兩馬相交。雙器並舉。鎗來斧去。鬪上六十合。齊兵大敗。退下數十餘里。樂毅方始收兵。殺死齊將極多。大獲勝捷。兵各收聚。

柳龍

殺
石丙
上前

齊大夫呂擒虎進曰。愚料石丙有勇無謀之輩。不足懼也。來日都督再領兵出。可先伏兩軍於左右。都督臨陣先退。把石丙賺到伏兵之處。都督却登山指麾四面軍馬。只看石丙到處。重重疊疊圍之。可擒矣。文簡從其言。便差帳前神武將軍薛禧。征西將軍董則。分左右各引三千軍。埋伏去訖。文簡再整金鼓旗旛。而進。石丙杜昭引軍而出。昭在馬上與石丙曰。昨日齊兵大敗而去。今日又來。必有詐謀。將軍宜隄防之。石丙曰。量乳臭小兒。輩待有何謀。吾今日必當擒之。見齊軍門旗裏。鄒文簡引諸將出陣。搦戰。石丙提斧

躍馬而出。齊軍中偏將潘遂出迎。二將交馬戰不三合。遂便走入陣。只見齊陣八門陣。將一齊來迎。却容文簡先進。石丙挺斧殺退八將。乘勢追趕。杜昭隨後驅兵掩擊。石丙深入重地。杜昭急收軍時。兩脇下伏兵已出。左有薛禧。右有董則。杜昭兵少。急救不及。石丙被齊兵圍在垓心。東衝西撞。軍馬越厚。石丙手下不上千百人。衝殺到山坡。直上見鄒文簡却坐在山。上手持塵尾。指引三軍。如石丙投東。則望東指。傍邊撥發官。則望東指之。軍皆望東圍。因此救打不透。石丙引軍殺上山來。半山中播木砲石亂打下山。不能

勢
騎虎

上山去。因此難退。山上弩箭如雨。燕兵傷損數多。石丙從辰。直殺到酉。不能得脫。漸漸燕兵折其大半。石丙交且在垓心少歇。至半夜月明。可以殺出。却方下馬少歇。月色已上。四下齊兵一齊殺至。但聽得叫石丙降軍。雖不敢近前。怎禁矢石如雨。石丙急上馬迎敵。于時見四面火鼓駢集。漸漸逼近。八方交射。人馬皆不能出。石丙仰天歎曰。吾今死于此地矣。忽然聽得東北角上。喊聲大振。齊兵紛紛亂竄。石丙看時。一彪軍馬殺入為首。一員大將。素袍銀甲。持點鋼鎗。乃虎威將軍孫龍也。與石丙相見。說都督恐將軍有失。

左龍
右虎
暗合
陣勢

乘勝
席捲

特差某引五千精兵前來接應。聽知將軍受困，故已殺退重圍。陣中正遇齊將董則攔路，已刺殺矣。石丙便與孫龍殺出西北角上，見齊兵大亂，又一彪軍從外殺入，當先一員上將，騎紅鬃馬，使大捍刀，乃龍驤將軍孫虎也。來見石丙曰：奉都督命，恐將軍有失，特差某引精兵五千前來接應，却纔陣上逢齊將薛禧，被我一刀斬之，首級在此，都督大軍在後，親自來也。石丙曰：汝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稱今日，捉住鄒文簡大事便定。孫龍聞言，便領兵去了。孫虎曰：將軍慢來，我幹功去。孫虎引兵捉鄒文簡去了。石丙尋思他

個是吾後輩之道，當幹了大功，我是國家大將，朝廷棟樑，不如二小輩耶。吾當捨殘軀，報答先帝之恩，幹此全功。捉文簡去，乃領兵便行。隨後樂毅親自引大軍前來，且看鄒文簡性命如何。

批 然 元 老 何 以 臨 敵

潛王逃齊奔即墨

當時齊兵被三路軍來，殺得大敗。隨後杜昭也來接應，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鄒文簡本是無謀之人，更兼年紀衰老，見軍大亂，引了帳前數百人，竟奔城而走。餘軍無主，各自逃生。次日樂毅對眾曰：鄒文簡

齊之元臣。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日待其出敵。吾排下七星八卦陣。使其來破。不曉進退。坐作之法。必擒此賊矣。探馬報來。金鼓振動。鄒文簡橫鎗立馬。于陣前厲聲叱曰。昨者誤中詭計。今日與汝挑戰。以決雌雄。樂毅曰。有智聞智。無智闔力。量汝之力不足為也。既為上將。畧曉兵機。吾布下一陣。汝曾識否。文簡曰。汝之陣。七星八卦也。安有不識。毅曰。既識吾陣。敢用何以破之。文簡曰。用黑殺天王陣破之。毅曰。雖是如此。你敢打入乎。文簡曰。既識其陣。豈無破陣之法。隨即播鼓搖旗。喊聲勒馬。直衝入于燕陣。毅將皂旗一

聖風
奔潰

帽老
婆的

麾搖動。狂風大作。黑霧遮天。不辨高低。上下文簡左衝右突。不能得出。被燕兵捉住。來見樂毅。毅令將檻車收了。樂毅親督大軍。共率四國之兵百萬。與齊兵混戰一晝夜。齊兵大敗。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齊王聞之大驚。手足無措。即引殘兵走入城去。堅閉不出。樂毅收兵下寨。大宴勞賞。四國軍兵烹牛宰馬。款待秦將白起。韓將張奢。魏將畢昌。趙將公子酈。勞軍卒。時韓趙二將收兵先還本國。毅曰。齊王堅閉不出。可速乘勢進兵攻之。待齊王悔前之非。改過撫民。則難啻矣。遂進兵齊城下寨。每日令兵攻城。却說齊王

整軍
實

在城內。大憂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尋思欲出奔。未有奇計。獨有淳于坤曰。大王赦罪。小臣願捨殘軀。萬死不辭。大王賜臣衣袍服之。扮作王之狀。出自南門。而大王從非門。則脫難矣。樂毅至夜觀見城內。龍鳳日月旗。正是齊王出城。遂傳下令。如若有賣放走了齊王者。斬首號令。燕兵捉得者。封賞是夜。齊王引兵果出南門。燕兵守把。果捉住齊王。細認却是淳于坤。着王御衣。眾軍問曰。齊王安在。坤曰。齊王脫袍之計。已出南門去矣。樂毅引兵入城。尋齊王不見。却捉住蘇代。問齊王安在。代曰。亂軍中走出去矣。樂毅曰。你為

確辯
人

祭器
輸燕

上大夫何不隨駕。蘇代曰。為齊王失政。我辭官罷職。不仕。樂毅問蘇代。須要王路。代曰。聽得齊王走往公子田。文即墨城。樂毅引燕兵入臨淄城。夷滅齊之宗廟。燒其宮室。擄其寶物。出榜安民。遂排大宴。賞勞三軍。封樂毅為昌國君。麗泉有詩云。

樂毅行兵天下奇

約連四國共圍齊

復仇雪耻酌先帝

報應分明在早遲

又一絕云

百萬貔貅氣若虹

果然樂毅冠群雄

未幾去位成虛事

枉却當年為建功

帝星
照死
志不
小

燕王伐齊得勝。遂引鸞駕歸還本國。却令樂毅追捉齊王。勦滅回報。時毅夜坐帳中。仰觀帝星。正照即墨城。遂留劇辛守住臨淄。自引兵至墨城。普林下寨。却說齊王奔往即墨。前至大林。忽有一彪人馬。鑼鼓振天。殺出救駕。乃是吳起。吳廣。吳能。見齊王禮畢。王曰。不是將軍。賢昆。朕命休矣。後有燕兵追至。甚緊。吳廣出陣石丙當先。二人戰上。三十合。吳廣大敗。齊王奔走。即墨石丙隨後趕至。即墨田文忙叫開門。田單上城望見。却是齊王。田文遂令開門迎入。齊王上城。被燕兵放箭。望齊王直射。齊王落馬。吳廣近前救王。上

凡食
情狀

馬。卽離卽墨。又撞石丙。便殺吳廣。吳廣黨住。殺上數合。吳廣大敗。齊王單馬逃走。三日。腹中飢餓。難忍。忽見一婦人。在淄河洗衣。齊王問婦人曰。中路飢渴。與吾一飯。婦人卽進與之。食罷。問客官姓甚。名誰。王曰。我乃齊王也。婦人罵曰。無道昏君。吾之錯矣。汝深居九重。受人間未曾識之富貴。錦衣玉食。不思稼穡艱難。惟以貪索無厭。荒迷酒色。萬民受汝重斂。至於填堦溝壑。人人其爭。食汝之肉。反以飯與食之。齊王曰。他日寡人歸朝。當報此一飯之恩。且今燕兵追我。逃奔于此。人困馬乏。娘子指引何處可藏。婦人曰。向東

老馬
辨道

有一林林中有一塔此塔中你去藏之。後兵趕至問婦人曰汝見一個官人來此婦人向東一指。兵馬直至林內高叫齊王齊王聞之。竟飛魄散不敢答應。追者將至。又曰我乃是吳廣。吳能齊王聞之。乃出。廣曰。這里不可隱藏。燕兵近矣。必捉我王。不如且去。莒城。卽走十餘里。石丙果至。飛馬挺斧來殺。吳廣吳廣大敗。齊王見敗。單馬望西北便走行。至天曉。問一野人。夫。曰。前面使是何處野人。曰。只爭五里之路。便是滿城。普天村也。齊王想有大夫蘇代者。吾不納其諫。聚却在此。隨卽奔往逃之。初更時分。蘇代忽聞庄外有

海不

馬得
絨毒

叩門聲急。令人探問。見齊王單馬立于月陰之下。迎入庄內。便拜齊王。泣訴前事。更兼腹內飢餓。蘇代隨卽進上飯食。代毋季夫人出見齊王。大罵曰。你爲一國之主。不理國政。貪迷酒色。以國姑爲妃。國姨爲后。有失人倫。生靈塗炭。恨不以車裂汝之身于市。以謝天下。何乃逃匿于此。喝令左右捉縛齊王。大驚。蘇代告其母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雖是無道。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夫人曰。無道昏君。自卽位以來。貪虐荒淫。傷殘百姓。高臺廣室。剝民脂膏。以充國用。阿諛諂佞。之臣盈滿於朝。賢明正大君子。退居于野。是以人心

離叛今日死無葬身之地固其宜也。雖是粗厲之食，寧饑于狗，何忍與汝而食之。齊王聽罷，淚下如雨。想吾富貴，豈知有今日之苦。欲待不食，腹內飢餓，食之。古人有言：君子不吃挨賴之食，廉士不飲盜泉之水。半晌之間，庄客來報：外面兵來圍了庄門。蘇代曰：把齊王藏了。燕將石丙直入庄內，謂蘇代曰：大夫藏着齊王，速送出來。代曰：任將軍搜尋，若藏庄內，即與同罪。吾亦欲誅此昏君久矣，豈敢藏乎。當時齊王走在後門，代之倉內，忽人報曰：齊王從牆後走。石丙領兵便趕不見齊王，却說齊王走至一大林中，忽一聲鐘。

望門
投止
光景

救星

鼓振天飛馬而來，自言可惜東齊國王死在田野之間，追見齊王，其人下馬便拜。小臣乃滿城縣令高龍，是也。自燕兵混散，齊兵臣領五百軍在此屯住，守住險固，不能安業。臣願保駕，邀齊王入滿城，將近小軍報曰：後有燕兵石丙趕至高龍，曰：大王勿憂，臣即領本部軍兵可捉石丙。齊王大喜，高龍提鎗飛馬迎敵，忽見塵頭起處，一彪軍馬出，乃是吳廣、吳能二人，合兵其入滿城。王曰：你三人兵少，如何保駕。三人曰：我王免慮，自有退敵之策。却說樂毅下寨，夜觀帝星正照滿城，令石丙領兵速至滿城下寨，四門圍繞朝夕。

此年正月

卷之十一

攻打旬月之間終是小城難守軍士絕糧滿城百姓
要捉齊王獻與樂毅免一城之災難高龍大怒領謂
衆曰此非臣子之禮盡忠報國有死而已何可妄爲
次日齊王跳入井中覓死吳能急救上來吳廣自思
我父曾道東齊有真主卽時吳廣吳能高龍三人領
兵五百是夜開門遂保駕殺出混戰時折兵一半殺
散士卒各自奔走樂毅令石丙尋趕齊王齊王自引
數十騎奔于鄒魯魯不能納齊王遂走入莒城令王
孫賈進拜曰臣失救駕罪該萬死而孤城糧少燕兵
勢雄難與爲敵臣請出使求救于楚齊王卽遣王孫

狗城

杜奔
危哉
危哉

賈人楚求救楚王遣淖齒將兵十萬前來救駕兵至
莒城王孫賈引入見齊王淖齒曰介冑之士不拜請
以軍禮見大王臣奉楚王命領十萬鉄甲軍馬前來
救駕齊王曰卿等人馬驅馳朕無可賜楚王是朕恩
德之人也今朕狼狽至此將軍救拔朕軀不失封侯
之位可速定謀退敵齒曰樂毅無謀之輩不足爲也
一戰必擒此賊而斬首矣却說樂毅引兵至莒城聞
知楚遣淖齒領兵十萬救齊遂修書一封遞與淖齒
書曰燕國元帥樂毅謹具再拜奉書于
楚國淖丞相麾下今齊王無道失政虐民吾奉燕

王之命會約諸國於齊西之上以雪吾國先王之耻一洗列國破齊侵凌之暴今聞將軍督兵救齊助桀無道如書到日望擒齊王獻吾車前與將軍共分齊地則感幸矣不可相違燕國樂毅頓首書
周报王 年 月 日

樂毅遣人齎書送入淖齒軍中淖齒得書拆開讀之自思我軍甚少彼軍甚衆不能與之抵敵不如捉齊王獻與樂毅共分齊地豈不美哉近人報說齊王卽引數十人投東而走尋太子法章由東海不知今在那里齊王走至東海却被淖齒趕住捉住齊王喝令

鼓里

其心以服

衆軍將齊王獻與樂毅近人報樂毅曰淖齒捉住齊王來見樂毅大喜遂出寨與淖齒相見禮畢請齒上帳賓主而坐以酒款待齒令推過齊王樂毅叱齊王曰汝令國舅鄒堅等殺君父一罪也汝娶國姑姨爲妃后有失人倫二罪也逐貶賢良不聽忠臣之諫聽信讒佞不理朝綱淫亂聲色三罪也齊王唯唯無言只訴乞命而已樂毅命石丙斬之并鄒妃二人首級掛於樹上令軍中亂割肉食之有人認者便是伊家同罪施行又令軍士看守其尸樂毅與淖齒叙議軍事聞畫邑人王燭賢令軍不可搖動令使去請來相

王前
燭不

評多
義筆

見燭不肯往。燕人請燭曰：來且封侯，不來屠王。燭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從吾諫，吾退耕于野。今國破君亡，吾不能存卻之，以不義從之。則不忠。遂自縊死。燕人歸報樂毅，樂毅曰：王燭之死，吾逼之也。可憐忠義之士，遂具衣衾棺槨而葬。樂毅整軍禁止，侵掠禮逸，民寬賦除暴安齊之民，以淖齒守據臨淄而鎮齊地。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燭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樂毅廟讚曰：桓桓昌國，乘時厲翼，干戈效用，疆竭底績，四却秦兵，東下齊壁。

完趙保燕

孔武之力

且說齊潛王被淖齒獻於燕王而殺之。齊大夫王孫賈回家見母，其母問曰：今者齊亂，王在何處？賈曰：不知其母曰：汝朝出而晚回，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事？王孫賈告母曰：齊王被淖齒獻與燕王殺矣。母曰：豫讓吞炭，思報智伯之仇。汝何不聚義兵以復齊王之仇？賈因母言，遂當齊市而高聲叫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有欲與我共誅淖齒者，袒其右臂。市中五百人各執刀斧，助王孫賈入齊宮室，尋獲淖齒。

賢哉
賈母

傷心之語

而殺之。潛王子法章先是見淖齒獻潛王於燕。王遂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僱工。太史之女見法章相貌非常。而奇之。常竊衣與之。衣竊食與之。食而因與之。私通。及淖齒被王孫賈殺之。而王孫賈隨卽跟尋至莒。詢問太史下落。法章對莒人言曰。我乃潛王之子。法章是也。為因淖齒亂我齊國。故變姓名。貨賃於此。汝等可速扶我歸國。莒衆曰。吾輩罪該萬死。肉眼無知。於是莒人與齊故臣田單。田忌等。及王孫賈奉法章而立之。是為襄王。保莒以抗燕。麗泉讀此有詩云。王孫為人志果剛。力誅淖齒立襄王。

齊不隕此

齊桓輔合何為盛

至此令人倍慘傷

相如完璧歸趙

却說周赧王三十二年。趙惠文王者武王之子也。嘗得楚和氏之璧。璧玉也。謂之楚和氏之璧者。蓋以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國荆山。奉獻於楚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厲王以卞和為詐。刖其左足。楚武王卽位。卞和又奉獻于楚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武王又以卞和為詐。而亦刖其右足。至楚文王卽位。卞和乃抱璞而哭于荆山之下。淚盡而繼之以血。楚文王使人問之曰。天下之人被刖者多子。

陵陽淚

玉有
出頭
白子

何如此之哭卞和曰我非哭其別也夫實玉而呼之石貞士而名之詐我是以哭遂使人剖其璞果得美玉故謂之楚和氏之璧趙惠文王因會諸侯從而得之秦昭王久聞而慕之至此乃使人持書于趙願以十五座城易璧

書曰西秦王羸某謹再拜奉書于

大邦長趙王閣下竊以講睦修和乃古今之令德

貴鄰賤物誠爾我之嘉謨每欲少致慇懃恒為多

方廢弛量仁人能察鄙情於纖悉不遂懷嫌思

愚鹵嘗膽盛節於悃誠終當弛愛頃者風聞良

臣勉勵寶藏充盈彼和氏之所悲為我心之所欲倘大德無私而見惠必深懷有感而勿忘十五之城願將之以奉易萬千之諾望施之以慨然幸不違求當圖趨謝不宣

大周赧王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謹具

趙王見書遂送使者就公館而與大臣商議曰璧者我趙氏之寶也彼必欲求之也城者彼秦國之重也我不能得之也與之恐不得城而徒然見哄于彼不與恐只為璧而加兵于我與其受加兵之禍孰若幸見哄之安於是從厚款待使者而使人奉璧以往然

價重
運城

又恐所使不得其人亦終不能以免禍于是下詔於國中以求可使之入

詔曰吾聞明主每重於交鄰賢士恒長於輔國遠賁辭命必求可使之入高致言辭方動所通之主我惟艱於知識爾則易于推尋幸荐其賢毋辜所望

宦者令繆賢遂趨朝荐藺相如于趙王而奏曰臣頃者伏觀詔書見大王之事事則大矣大王之言則誠矣臣思今日實為難處諸臣之中可使者惟有藺相如臣如何知其可使臣嘗有罪欲逃往燕國相如止

詠曲
宜

山未
天下
珍

臣勿逃臣曰臣之所欲逃往燕國者以臣曾與燕王相會于境上燕王執臣之手而與臣言曰願與結交因此臣欲逃往燕國相如曰趙強燕弱而足下又方寵愛于王所以燕王欲與足下交今足下得罪於王而逃往燕國燕王不似前日相待于足下矣且畏趙怒而加兵必反執足下歸之于趙今為足下計不如肉袒請罪于王庶或見赦臣從其計而大王卑赦臣罪臣以此乃知其人雖是勇士實有智謀可使也於是趙王召相如來見問以奉璧往秦之事相如奏曰秦強趙弱誠然不可不與之璧臣今奉璧往秦倘秦

王無意與城臣當完璧以歸則曲在秦而不在趙矣。趙王于是遣相如奉璧入秦獻于秦王曰。吾君趙王承大王書教欲得此和氏之璧而願易以十五座城不敢逆命以絕和好。是以命臣奉璧獻與大王而易十五之城。幸大王勿自食前言。秦王觀璧而嘆曰。真天下之至寶也。傳璧以示內宮美人及左右皆呼萬歲以賀秦王。秦王得璧遂無意與城。相如即近前而謂秦王曰。此璧雖美還亦微有瑕玷。臣請大王將璧來與臣臣一一指示于大王。大王方纔知之不然大王不能辨也。秦王遂命取璧與相如指示。相如得璧。

遂退倚殿柱怒髮衝冠而立。謂秦王曰。大王初之欲得此璧也使人持書于趙王許易以十五座城。趙王遂以爲大王君子必不自食言。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而獻于大王。大王見臣之來禮節甚倨大非交鄰之道。且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所以臣與大王取璧而歸大王若以威勢挾臣臣之頭即與璧同碎于此殿柱矣。相如手持其璧眼看殿柱欲擊秦王恐其擊碎而終不得全璧以爲用。乃謂相如曰。寡人失禮執事幸勿見罪之深也。寡人既許以十五座城豈敢自食其言以重得罪於執事。遂召左司將地理圖來按圖。

壁為崇

一一指示十五座城與趙相如度秦王詐謀只要哄得其壁而實無意與城乃謂秦王曰城之與否隨在大王請大王具齋五日亦如趙王奉壁與大王之禮臣乃敢獻壁秦王知相如之堅執不可以威勢劫之遂從之齋戒五日而館相如于廣成傳舍相如則使從者李文身穿毛布懷藏其寶從直路歸之趙國秦王齋戒已完乃召相如展禮于殿上求相如與壁相如謂秦王曰臣之壁只說大王哄臣以易城使人懷之以歸矣所以然者亦以秦強趙弱壁與大王而大王終不與城臣將如何與大王取壁乎臣奉壁而來

鉄錚

給取

胆畧

不得城而歸又無壁以還趙王將何面目以見趙王乎大王必欲得壁請先將十五座城與趙趙若不奉壁以獻大王而大王即將臣加之以萬死大王若欲平白得壁必不可得也雖然今臣惟知有死而已秦王顧謂左右曰今我縱殺相如終不能得壁而反有以斷絕二國之和好不如因而厚待之後秦王又使人持書于趙王願與會于西河滄池書曰西秦王嬴某謹再拜奉書于大邦長趙王閣下竊以講信修睦已大著於前人赴約會盟猶相期於今日觀光陰之迅速宜情義

詞資

之綢繆量君子必與我而同心知仁人將隨時而
有感顧彼西河之游已為可樂之鄉於此澠池之
濱又實宜權之地齊馳並駕共飲同遊暢數日之
襟懷昭一生之和好仰瞻來旆蘊衷曲之惓惓亟
駕行車每心思之冗冗不宣

大周赧王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沐浴謹具

趙王畏秦不敢即往而惟自狐疑藺相如與廉頗上
表請行

表曰臣亞卿廉頗大夫臣藺相如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 聖王御世萬國修和 賢士當

這表亦恐不像

朝一人悅豫 大王殿下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襲累世之勳華為萬邦之翹楚茲以澠池之會在
彼存信睦之心而西河之行在吾奮陽剛之德誠
為不爾快必疑焉苟使能然弱無議也有臣二人
之輔相憂渠萬眾之紛爭伏願抹馬膏車望名區
而至止擁旌馳旆指勝地以奔趨彼此情投終始
無差殊之待迺遐意戀後先有切至之交臣相如
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上
進以 聞

非夾輔趙王

趙王覽罷遂命駕啟行相如廉頗夾輔左右而與秦

王會之於澠池秦王飲酒醉曰寡人素聞趙王好音樂而今日之宴雖有侏儒俳優之類其樂不足以聽聞而寡人之情蓋不懽欣于是也請趙王鼓瑟以樂

趙王遂援瑟而鼓之秦之御史進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于澠池而趙王鼓瑟別以記秦王之辱趙王也相如遂進請于秦王曰竊聞大王善為秦聲請大王擊甕以歌之秦王怒形于色曰爾小臣耳今敢何如為言相如近前執甕進曰臣五步之內敢以頸血濺大王矣吾君鼓瑟而大王乃不擊甕何耶秦之左右欲殺相如相如張目叱之曰爾君

瑟
各奏
國音

五步
之內
血濺
大王

不義而爾等可復成之乎左右皆靡秦王雖忍不殺相如而亦勉強從事心甚不悅相如顧趙御史而命之進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趙王與秦王會飲于澠池而秦王擊甕亦將以記趙王之辱秦王也秦之群臣皆曰請趙王以十五座城為秦王壽秦王酒罷終不勝于趙請秦王以十五城為趙王壽秦王酒罷終不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庶頗之右

麗泉讀史作詩云
秦王兩侮趙邦君
趙有相如輔國臣
完璧更兼強擊甕
豈宜輕視謂無人

相如既位在庶頗之上。庶頗不忿而相如解之。庶頗聞而肉袒負荆謝罪。遂為刎頸之交。及樂毅復來攻齊。不知勝負如何。文侯武畧各辨其辭。

田单火牛復齊。

且說周赧王三十六年七月下旬。樂毅復來攻齊。時齊城惟莒及卽墨未下。襄王乃命田单守卽墨。而自與田文、田忌、王孫賈等守莒城。卽墨之人乃推田单為將軍。田忌恐樂毅兵卒強大。韜畧精深。難以拒敵。乃上表於襄王。以請命定計。

表曰：齊宗室臣田单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多智
習兵

以撥亂興衰。固在乎賢明之主。出奇破敵。尤存智慧之臣。茲以強燕肆暴之彌深。我齊遭殘之益甚。師旅猶大加于境。土干戈尚橫。厲于邦家。苟無妙筭神謀。難保身亡國破。恭惟

大王殿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世味脩嘗

離險難而登天闕。人情盡識察變。故以總乾綱。實大有為之君。真不世出之主。尚圖思患預防。以為計。况適逢危抵敵。而定籌幸集。兩班之文武而決一朝之謀畧。消除大寇。奠宗社於太山。殄滅橫災。安基業於磐石。返此屬邑。回彼朝廷。地久天長。永

無机桴。河清海晏。綏自昇平。臣单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進。上以聞。

襄王覽表。遂集文武大臣謀議。建立退兵破敵之策。
田单田文田忌王孫賈等謀定。而請襄王發田忌召
孫臏來。田忌領詔。以召孫臏。

詔曰。嘗聞國家喪亂。方知良將之當親。宗社奠安。
必賴賢臣之夾輔。孤以燕兵之久困。齊士之難支。
仰惟前上卿孫將軍。韜畧精深。豐功以著。于昔日
經營周密。偉績尚冀於今時。毋辭毋嫌。是揚是奮。

定計
拒燕

田忌至雲夢。孫子聞知。卽出洞門迎接。田忌入堂。忌
曰。有旨在身。臏辦香案開詔。讀罷。二人禮畢。叙坐。忌
曰。樂毅覆齊。主公甚憂。故遣忌特來。請先生速臨。方
解齊圍。臏曰。今蒙聖恩。非敢不尊。遂畫一卦與田忌
令之先行。且曰。我自來救齊。先至燕國。然後來齊。田
忌辭別。回至莒城。見襄王禮畢。王同田文等問曰。臏
來否。田忌曰。孫臏來矣。他畫二卦在此。令我先來。他
臨必先至燕。而後復齊。襄王看卦。乃離卦。與坤卦。遂
宣田单田文田忌王孫賈等來看卦。单曰。離爲火。坤
爲牛。乃要用火牛陣。襄王曰。田文叔父門下客多可

爲多取民間水牛一千令王孫賈與各市富民交厚
可爲多取油一千斤田忌於民間荒野去處多取蘆
葦晒乾預備臨期應用孫子至燕時燕昭王已薨立
燕惠王惠王爲太子之時是曾與樂毅不睦孫子入
見惠王禮畢惠王喜曰願先生憫孤之新立乘齊之
未平而爲孤代樂毅將兵以盡平齊國孫子曰臣聞
樂毅曾與大王不睦畏大王誅之故不敢盡平齊國
來歸于燕而惟以伐齊爲名且齊人亦不畏懼樂毅
只恐大王又遣別將來臣承大王美意固當戮力效
死以盡平齊國但是齊國乃臣父母之邦根本之地

且臣在齊宣王時已受重恩雖是不盡始終亦不忍
背齊而平之惠王曰先生旣不肯爲孤平齊然而先
生今日至燕何也孫子曰臣之所以至燕而見大王
者惟以大王別有征伐臣求爲將以效尺寸耳惠王
曰孤今惟以齊地未平而惓惓以兵事經營更不欲
啓釁召禍以自損國也孫子遂辭惠王而去以還雲
夢爲名而實潛歸于齊耳燕惠王遂以騎劫代樂毅
將兵而樂毅逃走於趙騎劫旣代樂毅將兵專攻卽
墨田單聞騎劫已代樂毅將兵來攻卽墨不勝之喜
乃將牛一千頭油一千斤乾蘆葦一千把入於卽墨

城中以成火牛之陣。先以戰書遺騎劫。使之惑亂其心。書曰。齊大將軍田單。書通於騎劫足下。竊聞否極泰來。乃自然之天運。福多禍至。亦必爾之神機。今我襄王。鑒前非而修德。天命千龍出海。助其兵威。况爾惠王。恃昔盛而恣情。神驅萬火。燒空滅其將體。勝敗昭于呼吸。興衰著于轉旋。爾是何人。敢來抵敵。是某日謹具。

騎劫見書。乃仰天而笑曰。愚矣哉。田單也。自古至今。未見有天遣龍來助陣者。且龍為天下之神物。一龍尚不可得。况有千龍乎。我三歲孩兒。信爾這般說。

謊。他既哄我。我亦哄他。亦先寫戰書與之。

書曰。燕大將軍騎劫。書復于齊將軍田單足下。竊聞天運。方亨。一時難否。泰之論。人為莫及。千載惟敗亡之趨。今我惠王。聖明以智。將而代愚。將此兵威之視。昔必有百之增焉。况爾襄王。昏昧以詐人。而用譎人。必國勢之猶前。無半毫之異也。死生存于瞬息。吉凶見于須臾。尚何妄言成。茲拙見。田單見書。亦仰天而笑曰。死矣哉。騎劫也。神機妙筭。爾何知之。兵不厭詐。以虛為實。以實為虛。定要驚得你。鬼飛魄散。卧地僵尸。信實燕則可保。信虛燕則危。

矣。于是田单引兵開門出戰。騎劫勒馬當先。二人戰上數合。田单佯輸詐敗。走入齊城。堅閉不出。再不復戰。任從騎劫挑戰數罵。只是不出城。內議辦火牛之計。却說騎劫下令諸將。日夜穿城。田单一面砲石。拋打一面。將油灌浸蘆葦。剉爲短把。縛于牛之尾。上牛角。縛鎗。牛之前足縛刀。牛身以布裹之。畫爲五色龍文。盡搜城中鑼鼓銅器。敲打內穿城爲百孔。一孔將牛十頭。待燕軍穿城困倦上城。叫曰。田单自知兵力寡少。不足以敵。擇日請降。且命城上勿下砲石。夜將牛尾燒燃。牛尾燃熱。痛不可忍。急奔燕軍。且火光如

晝。燕之軍中看牛皆龍形。觸之無有不死。且城中以五千軍持刀鎗隨之。鑼鼓銅器之聲震動天地。燕兵大敗。積尸滿野。流血成河。燕人遂殺騎劫獻尸于田单。田单命傳尸至莒城。與襄王及田文田忌觀之。田单遂乘勝連戰。盡復齊七十餘城。奉襄王歸于臨淄。襄王以田单有大功。封爲安平君。後人讀史詩云。田单計定火牛奇。又值燕人易將時。乘勝長驅城盡復。襄王自此有全齊。

總批

儀敵連衛秦之合從二子

皆習于戰國時之術耳
近古以來三年大比彙
遠奇才以女取士治平
之日即連衡合從何以用
哉

批評列國志傳卷之十一終

